

楓山章先生語錄

章懋撰

中華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借月山房彙鈔
及澤古齋重鈔指海金華叢書皆收
有此書借月澤古指海同一版本金
華本較上述三本多十數則又多考
異一卷故據以排印並附借月本所
載提要於後

楓山先生語錄序

語錄之書自宋儒始。而世所最尊者莫如朱子。顧朱子語錄半出門人分記。其間擇或弗精。語或弗詳。讀者猶不能無遺議焉。況其他乎。余獨於楓山先生是書。則以爲踵朱子後而醇乎醇者也。先生姓章氏。名懋。字德懋。別號闇然子。蘭溪人。明成化丙戌進士第一。官編修。疏諫上元。鰲山燈詩。降臨武知縣。歷宏治。正德間。官至南京禮部尙書。年甫四十。解組歸田。講學楓木山。四方士從游日衆。嘗與諸弟子言曰。爲學須立志。必以聖人爲的。由孔孟之成法而學。則庶乎不差。又曰。學術之道。自程朱淪謝。又大壞矣。須真聖賢出。方能救得。居恆訓後學。明白醇正。不苟同。不矯異。篤信好學。皆人人所習見之理。而人人所不能言。崔銑作明臣十節論。蓋獨稱先生爲德行無瑕云。其書分四類。首學術。次政治。次藝文。次人物。而附以拾遺。可謂言簡而賅。旨近而遠矣。先生歿於嘉靖元年。萬曆間。奉廷議。從祀孔廟。至我朝世宗。釐定祀典。凡古之傳經傳道者。無不增祀於其間。而先生獨闕焉。可慨也。雖然。先生往矣。其格言緒論。猶幸與朱子書並垂千古。讀者苟不求先生之躬行實踐。與其出處之大節。而徒襲空言。冒講學名。則豈先生之所以教人。而又豈余所以重鋟先生是書之意哉。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暮春月。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敘。

章文懿公語錄序

先生當代之真儒也。元髫歲學文，讀先生禮闈元卷，有味乎其溫粹之度，醇實之風，慨然興高山景行之懷，不啻旦莫遇之。自辛亥令浦江，從裔孫有成得先生全集，所夕展玩，審蔡奉之，規矩摹之，謂天下文章在是矣。癸丑覲還，調繁蘭谿，拜先生祠，瞻其遺像，端嚴方正，凜有生氣，出處大節，具載年譜。初以元宵燈火一疏，直聲震海內，淪落多年，後起祭酒，加宗伯，爵秩廟謚，古今所希，而計先生實履仕宦之日十一，家居之日十九，經濟之略，隨在展布，卽未盡究厥施，而到處足垂不朽。至其心性之學，淵源洙泗之微，苞孕洛閩之祕，原非有意立言，而及門之所睹記，筆之昔而傳之今，深足以發明千古，而興起百代，譬寒之於衣，錦繡布帛，均以適體，饑之於食，珍錯菽粟，均以飫口，而家戶之所暱便者，顧在此不在彼。先生不爲雄奇恢詭，虛渺曠蕩之說，而壹範于人倫日用之常，賢智者不得跳而躍，愚不肖者不得委而躓，斯亦布帛菽粟之類也。國朝禮學名家，如沔池之曹月川，河津之薛敬軒，崇仁之吳康齋，臨海之陳克菴，鎮海之陳布衣，餘干之胡敬齋，新會之陳白沙，永豐之羅一峯，晉江之蔡虛齋，和順之王虎谷，梁谿之邵二泉，餘姚之王陽明，泰州之王心齋，吉水之羅念菴，毘陵之唐荆川，薛方山，南城之羅近溪，安福之王南塘輩，先後代作肩荷道統，而先生函精蘊於心胸，吐緒餘於口吻，簡編所載，神理存焉。玄言奧旨，與數公相伯仲，此亦天地間氣，先生稟之，俾後學知所法程，其有功名教，匪淺鮮也。夫先生者，鉅斤斤係蘭谿一方之重輕

章文懿公語錄 序

乎哉。

萬歷乙卯夏五，晉陵後學莊起元撰。

楓山章先生語錄序

國朝理學名儒。首稱則河東薛先生焉。繼河東之學。芟枝葉而躬行尊程朱而學問。則曰楓山章先生。先生首論元宵燈火。與一峯論李賢起復一疏。珙璧朝野。而一時黜落。固先生作聖之機也。後先生起爲祭酒。逆瑾擅權。乃急流勇退。君子曰。先生知機不辱者也。凡此進退大節。光明磊落。懸如日星。雖薦書徵檄。存沒累至于柴桑。而先生安貧樂道之心。至老死而愈堅者。易曰。終日乾乾。其先生之謂乎。嗟夫。推轂出自蔡京。不免遯尾之厲。虛談流于佛老。終陷徽纆之凶。彼號爲儒者。視先生不深有愧乎哉。少泉沈子。嘗私淑先生。而以節義自厲者也。刻先生語錄與文清康齋諸錄于構李之復古精舍。並傳同志。凡吾黨讀先生之錄者。當求先生躬行學問進退大節。毋徒騁虛詭言論。使有叛于先生焉。則可。

嘉靖乙巳春月。河東孔天胤書。

四庫全書提要

楓山語錄一卷。明章懋撰。懋字德懋。別號闇然子。蘭溪人。成化丙戌會試第一。改庶吉士。授編修。會上元內宴。命作鼇山燈詩。不奉詔。且以疏諫。黜爲臨武知縣。宏治正德間。累官南京禮部尙書。致仕。事迹具明史本傳。崔銑明臣十節曰。成化中。白沙陳獻章學禪。而疏一峯羅倫尙直而率。定山莊昺好名而無實。皆負巨望焉。楓山章公懋質約淳雅。潛修默成。年甫四十。棄官還郡。賀諫議欽。鄭御史已皆責。公交疎于陳莊。公遜謝之後。白沙受清秩而交泛。一峯行鄉約而戮族人。莊晚年又仕而敗。惟章公德行無瑕云云。其在明代。可云不愧醇儒。是編卷帙不多。分爲五類。曰學術。曰政治。曰藝文。曰人物。曰拾遺。其學術政治。雖人人習見之理。而明白醇正。不失爲儒者之言。藝文諸條。持論亦極平允。不似講學家動以載道爲詞。其評隲人物。于陳獻章獨有微詞。則懋之學主篤實。而獻章或入元虛也。然獻章出處之間。稍有遺議。而懋人品高潔。始終負一代重望。則篤實鮮失之明驗矣。又謂胡居仁不適于用。似亦有見。惟推尊吳興弼太過。則頗有所不可解耳。

楓山章先生語錄

明 章 懋 撰

學術類

先生謂董遵曰。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。得天地之理以爲性。須是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。天地之用同其周流。方做得一箇人。若天地間有一物不知。一物處置不得。便與天地不相似矣。

學者須是大其心。蓋心大則百物皆通。此須做格物窮理之功。心便會大。學者心又須小。正是文王小心翼翼一般。此須是做持敬涵養工夫。心便會小。

學者工夫。須要極細密。越細密。越廣大。窮理須是精義入神。方好。

格物窮理。須是物物格。事事理會。講明停當。方接物應事得力。

爲學之方。當依程子涵養。須用敬進。學在致知。朱子亦是從事此語。

務涵養者。偏于靜。多流入禪學去。

學者須要實見得理明。應事方得力。徒守死敬。而見理不明。則用處不通。便差卻。

時務須一一經理過。有事方可應古人。如孔子乘田便乘田。委吏便委吏。攝相便攝相。朱子救荒便救荒。主簿便主簿。經筵便經筵。

先生示遵敬以直內。義以方外。工夫最好。敬以直內。是操存涵養。義以方外。須用講學。

先生語遵曰。爲學之法。須是敬義夾持。偏于持敬。而不事集義窮理。則是徒守死敬而已。久之必至消歇。既持敬。又須窮理集義以栽培之。則敬字工夫方活。又云。敬字須貼誠字工夫方着實。敬而不誠。則是僞也。人之進學。不在于志氣進銳之時。而在于工夫有常之後。

吾嚮見先生請益。先生以爲爲學之道。居敬窮理。不可偏廢。浙中多是事功。如陳同父。陳君舉。薛士龍輩。只去理會天下國家事。有末而無本。江西之學。多主靜。如陸象山兄弟。專務存心。不務講學。有本而無末。惟朱子之學。知行本末兼盡。至正而無弊也。

道學自孟子失傳。後漢諸儒。專守經傳章句。無心得。宋兩程子。鑒其流弊。方提出敬字做工夫。教學者門人。下梢又流入禪學去。朱子鑒其流弊。遂重在致知格物上做工夫。教學者門人。下梢又流入支離。專鑽研書冊。以著書爲事。今白沙見朱子之後。支離遂欲捐書冊。不用聖賢成法。只專主靜求自得。恐又不免流于禪學也。今之學者。須持敬致知。兩下工夫。方可。學者須是務實易言。忠信所以進德。惟是忠信方能進得德。論語開首便言。爲人謀而不忠乎。與朋友交而不信乎。蓋爲學以忠信爲本。

陳大章論爲人。只要行所無事。以爲老成忠厚。不行一事。衝突一人。凡事只因循將就。遂爲行所無事。先生以爲行所無事者。凡事事依本分道理做。不務私智穿鑿而已。豈因循將就。謂之行所無事邪。學者欲希顏子之學。必從事于博文約禮。至于欲罷不能。而竭其才。庶幾可以有得。欲造乎博厚高明之域。必致力於明善誠身。至于誠之不息。而久且徵焉。然後可以馴致。

爲學須立志。必以聖人爲的。由孔孟之成法而學。則庶乎不差。

詞章之學。治世用之。不能興禮樂。亂世用之。不能致太平。

虛寂之學。最爲心害。後儒高明者。往往溺焉。自謂得簡易之妙。終莫覺其非。

學術自程朱淪謝。又大壞矣。必須真聖賢出。方能救得。

居常處困。每誦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。民到于今稱之之語。便覺自警拔。

論士習。疊山云。周公而後。士大夫無治天下之心。富貴其身而已。孔孟以下。士大夫無學聖人之心。榮華其言而已。

太上立德。其次立功。其次立言。人當志其遠者大者。毋徒以明經術。取青紫爲也。

學貴有用。然須是養氣。氣充天下何事不可辦。做學業。要不以得失爲心。

學者須耐辛苦。不要有富貴相。

學須體用具備。體須十分停當。用方不錯。

聖賢作用。與隨世以就功名之用不同。

明義須是精義。精義又須至于入神。孟子直是辯得義利處極明。七篇中所論義利。皆是此意。朱子應事接物義利之間。亦甚分明。

問白沙人來就學者。如何開發之。白沙以爲今人陷溺于名利污濁之中。先令他看洛沂章。以洗其心胸。

先生曰。今日也洛沂。明日也洛沂。如何合。殺怕流入老莊去。白沙曰。使擺脫得開。方好向進。此亦救一時之弊也。

士修于家。尚有壞于天子之庭者。今之士子。惟事舉業。以幸科第。進身之後。惟圖祿位。安能做得好事業出來。

事變之不齊者。天也。于萬變不齊之中。而求所以齊者。人也。彼死生也。去就也。升沉也。離合也。天之所爲者。吾固不得而齊之。若乃立身行己之道。事君之義。不以死生而變。不以去就而移。不以升沉離合而異。吾徒之所以自許。有不在天而在人者。獨不得而齊乎。齊其所可齊。而于所不可齊者。有弗計焉。則夫不齊也者。又所以爲齊也。

天地以生物爲心。而貞元相繼。謂之繼善。人以濟人利物爲心。而念茲在茲。謂之好善。天人之心。同一善也。苟人心能久于善。則天心必福其善矣。書稱作善降祥。易稱作善餘慶。夫祥之與慶。皆福之大。而命于天者也。豈一朝一夕之善。可以襲而取之哉。故必曰作善積善。欲人之念念不忘。而久于其道。若詩所謂永言配命者。則多福不求而至矣。

先生登第後寄鄉先生書曰。某嘗聞先生長者之教。以爲義利工夫。乃致君澤民事業。非真知實踐有得于己者。未見其有實用也。始者亦嘗志于是矣。願爲科舉之學所汨。弗得實用其力。區區從事于呻吟佔畢者。十餘年。于道竟無所見。于心竟無所得。慚負明教多矣。今者奉親命就試春官。非敢遽志乎富貴也。

亦曰釋去舉業之累。得以專志于學耳。

學者奉身務要儉約。不可好華侈。苟好華侈。必至貪得。他日居官決不能清白。蓋宮室妻妾飲食衣服之欲。難足故也。人能儉約。自無此項病痛。

大學之格物致知。所以博其文也。誠意正心修身。所以充其體也。齊家治國平天下。所以措諸用也。師之所以教。教此而已。弟子之所以學。學此而已。三代而下。惟安定湖學之教。有得于此。出其門者。淵篤純明。直溫簡諒。多爲有用之才。故後之言師者。必歸焉。師道廢。學術隨之。學術壞。士習隨之。呻吟佔畢。以爲學。風雲月露。以爲文。富貴青紫。以爲志。如是而望其有成。難矣。

士清其心源。而後可以修身而致用。

人得天地之仁以生。故仁者。人之生理也。

三代而下。儒以無用而取人之鄙。薄訕笑者衆矣。非儒之無用也。儒焉非儒。而盜名欺世之不足爲用也。宜爲人所輕矣。

吾儒爲天地立心。爲生民立命。爲往聖繼絕學。爲萬世開太平。帝王莫不用儒爲治。若虞之論九德。舉黎獻。周之教三物。賓賢能。所用者皆儒也。故當其時。野無遺賢。王多吉士。庶政惟和。萬邦咸寧。治隆俗美。卓乎不可及焉。三代而下。儒者弗用。用者非儒。漢策賢良。而相曲學。棄醇儒。唐舉進士。而重詩賦。輕明經。宋以經義八行取士。而元祐乾淳學術。乃見擯廢。無惑乎治之不古若也。宋元學校之外。又有書院之設。書

院則無利祿之誘。凡有志之士。皆聽其就學。有田以供給之。延名師碩儒爲山長。以主教之。故出其中者。多有好人才。諸老先生有不就仕而反就山長之聘。樂爲開講者。今日朝廷須是復立書院。庶幾作養得些人才出。

自夫宗法廢而親親之恩薄。至有漠然相視如塗人者。田制壞而生生之道微。至有貧不能自存而轉乎溝壑者。蓋亦世降俗薄使之然耳。有仁人君子者。弗忍其視如塗人而棄溝中也。于是推吾有餘。資彼不足。若文正范公之爲義田。以給宗族之在吳中者。則其養之有道。惠之有術。而有得于古人親親之仁。豈非禮之以義起者乎。

今天下之財。取于民者。鎔鍊不遺。不可以萬計。名爲官用。實無分毫入于公府。而悉歸私室。苟能得人而鈎考之。皆可以充國用。但非其人。則不足以革弊。而反以病民。

古之聖賢。若仲尼子產爲政。人猶始謗而終誦之。則未及聖賢者。固無怪其然也。惟當置之度外。任其紛紛。則久而論定。此易之所謂革而已日乃孚者也。

夫子不鄙九夷。以其所居而化也。昔者蜀之與閩。皆夷地也。自文翁爲郡。而蜀之文風可比鄒魯。常袞爲觀察使。而曼胡之纓。化爲青衿。人材駸駸。與上國齒。孰謂夷之不可夏乎。

朱子論古之學者爲己。今之學者爲人。以爲二者之分。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所繫。教者不可不審。斯言至矣。

朱子之守漳州也。嘗欲推行經界。以惠貧民。時當道者惑于浮議。迄不果行。有志之士。至今爲憾。古之耕者。助而不稅。其制不可及已。後世有田則有稅。然各隨其所有。多寡而徵焉。民未以爲病也。至于無田而有抑配之稅。則民之困極矣。是豈真無田也耶。蓋版籍不明。姦欺百出。有田者不稅。有稅者無田。逋租匿役。靡所不至。政厯賦擾。訴理紛紜。非惟民所不堪。而有司亦病之矣。

先生奏修舉學政疏。有曰。歲貢一行。非無可與共學之資。而衰遲不振者。十常八九。蓋由積累歲月。挨次而升故也。雖近年有增貢之舉。而所拔亦挨次之人。資格所拘。英才多滯。臣愚見欲乞于常貢外。間令提學憲臣。于人才素多去處。行選貢之法。不分廩膳。增廣生員。通行精加考選。務求行著鄉閭。學通經術。年富力強。累試優等者。乃以充貢。通計天下之廣。約取五七百人。照依地方分送兩監。今年考行一次。以後或三年或五年。量在監人才多少。間一行之。

主司有陸敬輿。取士必昌黎其人。

先王賓興。選士之制。敬敏任恤者。書于閭胥。孝弟睦姻有學者。書于族師。而德行道藝。又書于黨正。書者何。錄其人也。錄其人何。章之以示勸也。後世求士于科目。猶賓興焉。與其選者名于學官。豈非閭胥族師黨正所書之遺意邪。閭胥族黨之書。皆先德行而科目之所取。學官之所名者。專以文藝。或者詆其非。某竊以爲不然。夫文藝道德之精華也。深于道德。然後能工于文藝。較其藝者。固將以觀其德也。然則六德六行之備書。其察之也詳。卽其一藝而名之者。其責之也厚。察之詳。則其名不虛。責之厚。則其實難副。知

其名之不可虛而必求所以副其實焉。是亦所以勸也。而何憊乎閭閻胥族黨之書哉。

政治類

政體第一是格君心、收人才、固民心爲本。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。

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。皆是聖人在位致中和。下此則一泰一否。祇憑氣運推盪耳。

文廟祀典以道統言之。須進周子兩程子張子朱子于配享之位。汰漢儒之無稽者。而序進宋數大儒于從祀之列。斯允當矣。

論風俗。嘗欲會同志擇里而居。倣橫渠復古之志。行藍田呂氏鄉約。庶可一變而厚。

世道不好。都是小人用事。正如昏夜相似。盜賊鬼魅。虎狼蛇鼠。交出橫行。君子在斯時。鮮有不被其害者。至于君子用事。則若日出。彼物自都不見。

世之仕者。莫不易其進也。而君子每難之。莫不難其退也。而君子則易之。其進其退。天下國家之輕重繫焉。夫豈徒哉。如或進焉。決性命。饗富貴。不能有爲于當時。退焉。亂大倫。羣鳥獸。不能有補于名教。惡在其爲進退也邪。

提學之政。須行安定經義治事法。使其有實用課程。憑其自隨資質限來。只照其中考察之。必有以厲行檢爲本。

周尙書洪謨奏詔天下祭文廟。加十二籩豆。非禮。論加王號祀之。亦未當。只作先師孔子爲是。

國初太學用天子禮祭。郡邑只用郡邑禮祭。監祭七十二賢。郡添祭十哲。邑只祭四配。先生自言。當時惜不得做臨武知縣。外官只有知縣可做。以其親民。惠易及下也。

先生謂董遵曰。待客之禮。當存古意。今人多以酒食相尚。非也。聞薛文清公在家。官客往來。只一雞一黍。以瓦器盛之。酒三行。就食飯而罷。又魏尚書冀在家。官客相望。必留飯。食止一肉一菜而已。年雖高矣。必就舟次回訪。不之公府。有所相遺。必有報禮。不肯虛受人惠。此二公者。亦可以爲法矣。

箕子流化朝鮮。而孔子不陋九夷。天下豈有不可變之俗。

居言路。須是舉其急且大者說。不可數以小而緩者去。瀆君。

古人爲太學師。師者。德尊望重。而進退作則。言動是效。故人化其德。而暴傲革面。柔懦有立。禮順克彰。孝弟興行。

先生有大小宗之法。以聯其族。故彝倫攸敘。而禮義興行。風俗淳美。後世莫能及焉。自王教衰。宗法壞。人不知所本。而各顧其私。雖親骨肉。亦相視如塗人。情義乖離。而彝倫斁矣。所以聯其族屬。合其渙散。而使之相親睦者。惟譜牒之修。爲有補于世教耳。

漢張綱爲御史。嘗埋輪都亭。條列梁冀兄弟無君之罪十五事。京師震竦。後雖爲冀所中。而出守廣陵。又能化服劇賊數萬。南州晏然。非其昌言立朝。威望有素。能致然乎。

宋時好人才。多由上好儒雅。崇尚文學。任用賢能所致。

做官須置一簿，逐一私記，防吏人賣法作奸。

做官只理細務，判得一二紙狀，不過小利及一二百姓而已。何如行得些大體之事，使民皆受得些大惠。吾謫臨武，因言者留官南京評事，初至，將洪武至成化年間文卷，逐一檢閱過。如是者二三月，凡舊制事例，一應行移并案牘積弊，由是悉知。後遇事便省力，嘗恨不得臨武一做，以施所蘊，以惠百姓。

春秋之世，晉人崇大諸侯之館，而賓至如歸。子產所以美文公之霸，陳之司里不授館，羈旅無所，單襄公知其必亡。

先生當正德改元初，上疏有曰：以正德爲名，當求正德之實。如劉蕡所謂居正位，親正人，發正言，行正道，而後可以正德。如董仲舒所謂正心，正朝廷，正百官，正萬民，而後謂之正德。苟德有未正，則雖令不從，欲求治化弘成，庸可得乎？

又謂天道以元生萬物，而聖人體元以治萬民，故卽位必稱元年，而建元必殊徽號，蓋與天下更新，示其所以爲治之意，使人心知所向望也。

先王廟祀之典，不及下士庶人，蓋以其分之有限，禮不下達，而人情猶有歉焉。至宋大儒君子，創爲祠堂之制，則通上下皆得爲之，然後盡于人心，豈非禮之以義起者乎？

唐之旣末，宦寺柄國，藩鎮弄兵，賦役繁重，民不堪命，極矣。文宗君臣，正當焦心勞思，相與戮力拯民水火之中，而漠然不以爲意，方且從容聯句，愛夏日之長，而樂薰風之涼，嗚呼！此日此風，特文宗君臣之樂耳。